痧脹玉衡書

序

憶昔癸未秋。余在燕都。其時疫病大作。患者胸腹稍滿。生白毛如羊。日死人數千。竟不知所名。有濟昌明

經李君見之曰。此痧也。挑之以鍼。血出。病隨手愈。於是城中舁而就醫者。亦日以千計。皆得愈而去。頃之。症變而爲嗽。嗽甚輕。不半

目隨斃。時李君已出都。有知者曰。此亦瘀也。用前法挑之。亦隨愈焉。余時目擊其事。歸而與知醫者言之。卒疑信交半。無何。則吾鄉

挑痧之法盛行矣。先是鄉人有糞穢感痧。側用錢物。蘸油而刮。及此多用挑。然行之大都婦人。以故爲名醫者不道。及考諸醫書。古

時未有論及。後人稍有青筋之說。仍略而不詳。因而求人之信者少。疑者益多。用藥之方。遂置之不論。人不幸犯是症。無得全者。噫

是可惘也。友人右陶郭君明理讀書。旁搜醫學。見近之患痧者日益衆。而治痧者不聞。乃精心殫思。推原於小兒痧疹之理。兼求之

古方。多有不言疹而見疹之意者。且驗之諸所救療。無或爽。因以自信。遂發願廣之天下後世。爲百千萬人命之救。著有玉衡一書。

右陶之心切矣。右陶之功大矣。右陶嘗言。痧本無定脉。凡脉與所患之症不相應者。即爲痧之脉。痧亦無定症。或感風感食感勞感

痰。而以本症治之不效者。皆爲痧之症。爲立之方。使知遵也。爲記之驗。使知信也。後以藥性終之。使知用之有宜不宜。不與他症同

也。右陶治瘀之法。於是書乎全。而世人將讀其書以治瘀。兼以治右陶之所不及治。右陶之心。於是大快。雖不欲居其功。功又安歸

哉。余旣見瘞之事。又信右陶之說。敢爲之言。雖然。不足爲愚者道也。

昔

康熈十四年乙卯重陽日

里人王庭題

自敘

嘗論一元運化。升而爲天。凝而爲地。人生其中。道配三才。惟其克佐天地之所不及也。所以大之兵農禮樂。小之屠釣工商。缺一不可。而況炎帝肇創。嘗藥療病。尤斯人生死所係者乎。歷代相沿。神醫迭出。載籍紛紛。惟救疾苦。就急痧脹一症。時有懸命須臾。兆變頃刻者。竟置

不論如雲林龔先生所誌諸書歷有年矣迄今誦法不衰時多宗之然云青筋所謂痧也惜自古以來從未論及是以其疾往往不治余竊以爲生死甚大望醫如拯救溺詎可聽人之有是疾而不爲之生全乎余高曾以經術起家箕裘累葉余少列宮墻讀古惠鮮懷保慨然有恫瘝生民之志嘗願爲愁者解困危

者甦命因徧閱仲景東垣丹溪諸先生論而怗括所拘有懷未展鼎革以後播遷不一或羈留武水或跋涉秦溪每憶昔年尋章摘句不過淹蹇一身毫無裨益於世既而旅食江淮浪遊吳越所在時行痧脹被禍不少余心惻然思得一術以濟之竊恐世人犯而不識多有坐視其夭者故凡遇杏林先輩

未嘗不造而問焉。見松隱異人。未嘗不就而請焉。即冊籍所載。鮮不於晤對之間。互相參攷。然於痧也。究不得一要旨。已後返棹檇李。接求高曾所遺前賢諸秘草。有其傳變難治異症。或定於濂洛大儒。或議諸楚粤高士。雖篇頁零星。各有同異。皆透參靈素甲乙諸經。以推廣仲景先生之意。惜專辯無傳。沉埋日久。

而古人精秘尚未出也余日夕究心始
悟痧脹變端總其大綱撮其要領遂得
歷歷措施無不響驗余特慮斯痧勿辨
貽禍無窮故爲之推原其始詳究其終
深憫斯痧之爲害不忍不有斯集也雖
然醫者治痧猶百工治事此握一規彼
挾一矩有一定之法無一定之用故余
雖獲遺言猶必酌量於累黍之度而神

明其治法焉。此非昔人無是疾。今人始有是疾也。抑非昔人之病可略。今人之病當獨詳也。余所以念茲在茲。日孜孜焉從事筆墨閒。惟此救人是論。要不外夫推己之心。俾天下咸慰及人之願斯已耳。昔人有言。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天下。余獨不敢云治身與爲天下有二也。蓋醫之爲道。惟覩人如已者乃

可施至於風氣之強弱年歲之多寡精
力之厚薄必須以己為斷然後原疾量
藥貫微徹幽度節氣而候温凉察脈理
而合輕重始乃取應如神提於桴鼓不
然鹵莽從事是猶南轅而返北轍也烏
可得哉

旹

大清康熙十四年歲次乙卯燈月檇李郭

志遂右陶氏自序於裕賢堂

參閱姓氏

朱　介　廉齋　　徐日藉　旭始　　葉尹公　循木

藏　履　吉三　　陳　璘　肅遠　　金敏鎮　子政

施鑒范　韓友　　聞鳳詔　翰貴　　李　御　元龍

沈　偉　衡菴　　姚弘鉞　公寘　　徐嗣振　子大

彭　楨　兆恭　　王士榮　帶元　　何　齊　新彝

王　沆　宋臣　　李葵生　西雯　　馮　价　叔章

曹繼耀　錫文　　王　彩　英夏　　姚敏修　遂躬

沈棐忱寧人　王忱丹扶　孫渭璜熊襲

鍾洪聲于遠　方邁仲拔　王師吉叔公

屠懋功用成　陸渭甫眉　李國昌紫嵩

陸雲栻南軒　陸愈叔韓　朱玄廣臣

見惠達聖翼

翁世宏次龢

凡例

一言有不實治有不效者一句不載

一藥有不常用有不明著一味不入

一據症用治立方制宜非痧不錄

一按脉闢筋恐人有悞詳之有據

一砭刺痧筋必須紫黑毒血據爲實見

一載雜症僅取兼痧諸病虛實悉在所略

一心腹痧痛刮放即愈不煩醫藥者不多載入

一治驗不過一二三四惟略見治法爲準餘不多

贅

一余近地氣稟柔弱故方中分兩從乎減少便能取效此雖傳示四方不敢多加

一製方分兩甚少若遇西北風高土燥之地剛強勇壯之人其分兩必須加倍或加二倍三倍方能有效

一飲湯規則云稍冷者九分冷一分溫也云微冷者八分冷二分溫也云微溫者冷者四分之三溫者四分之一也

痧脹玉衡書卷之上目次

痧脹玉衡書卷之中

痧脹玉衡書卷之下

紫蘇厚朴湯　防風勝金湯　必勝湯

紫朴湯　獨活紅花湯　射干兜苓湯

當歸枳殼湯　荊芥銀花湯　桃仁紅花湯

清涼至寶飲　紅花湯　如聖散

寶花散　沉香鬱金散　圓紅散

化毒丹　三香散　三香丸

救苦丹　冰硼散　牛黃丸

細辛大黃丸　和脾宣化飲　消疳解毒散

牛黃八寶丹　活絡透毒飲　忍冬解毒湯

評半夏藿香止吐 評荊芥細辛防風獨活

卷尾另有後記

痧脹玉衡書卷之下 終

痧脹玉衡書卷之上

檇李郭志邃右陶著

痧症發蒙論

夫君子生于斯世。不屑爲天下無所用之人。則必求爲天下所必需之人。故君子不爲良相。則爲良醫。蓋良相濟世。良醫濟生。其所以行我心之不忍者。事有相符。而道有相類也。余于傷寒。痘疹。驚風。瘧痢。與夫胎前產後等症。俱所潛心。姑不具贅。獨是痧之一症。緩者或可遲延。急者命懸頃刻。在病家必當誠心請

救在醫者必當急爲挽援。匪若他症之可以遷延時日。姑且慢爲調治也。邇來四方疫氣時行。即今丑寅年間。痧因而發。鄉郡城市之中。俱見有此等症。或爲暗痧。或爲悶痧。或爲痧痛。或爲落弓痧。噤口痧。撲鵝痧。角弓痧。盤腸痧。或又因傷寒瘧痢與大胎前產後等症。而痧兼發。甚至闔門被禍。隣里相傳。可不重悼余嘗遇此等症。臨危急救。難以屢指。其治之大略有三法焉。如痧在肌膚者。刮之而愈。痧在血肉者。放之而愈。此二者。皆其痧之淺焉者也。雖重亦輕。若夫痧

之深而重者脹塞腸胃壅阻經絡直攻乎少陰心君非懸命于斯須即將危于旦夕扶之不起呼之不應即欲刮之放之而痧脹之極已難于刮放矣嗚呼病躋十死誰不傷心痧症至此信乎非藥不能救醒非藥莫能回生則刮放之外又必用藥以濟之然後三法兼備救生而生全庶乎斯人之得有其命也其如世有刮痧放痧之人僅存刮放之能而已餘俱非所長也故痧有放之不出刮之不起便云凶而且放痧數次不愈刮痧數次不痊便聽命于天而垂斃者往

往昔皆然。若夫業醫諸友。責在救人。推其心。豈非當世之所謂君子與。然其間或有云諸書不載。痧名滿洲。因而謂非藥可療。不知載籍之內。原有云絞腸痧者。有云乾霍亂者。有云青筋者。有云白虎症者。有云中惡者。此皆痧之見于諸書。但略而不詳。未有專家。然不見有云是宜絕藥。誠彰明較著而可槪也。況痧有爲眞頭痛。朝發夕死。夕發旦死。寄于頭痛之條。痧有爲眞心痛。亦朝發夕死。夕發旦死。寄于心痛之例。此二症者。雖屬不治。若知其原于痧者而療之。亦可挽

回況痧有爲頭面腫脹一似大頭瘟痧有爲咽喉鎖悶。一似急喉風。痧有爲眩暈昏悶少頃云外一似中風中暑。痧有爲暗啞沉迷身體重痛一似驚魂落魄。此皆其勢在危急。[illegible][illegible]不及者。非藥將何以救之乎。而況痧有頭痛寒熱類于傷寒。咳嗽煩悶類于傷風。與夫因瘧而兼痧。因痧而化瘧。或又痢以痧發痧緣痢生。而痧症百出。傳變多端。更不特如此而已也。諸如鼻紅吐紅。瀉血便血。由痧而得者有之。更有大腫大毒。流火流痰。由痧而生者有之。或又有胎前產後。

氣鬱食鬱血鬱火鬱。而痧之兼發者有之。或又有痧而手腫足腫手痛足痛。遍及徧身不能轉側者有之。或又有痧而胸脇肚腹結成痧塊。一似痞悶一似結胸者有之。或又有痧而吐蛔瀉蛔食結積結血結者有之。或又有痧而心痛脇痛腹痛腰痛盤腸吊痛徧身疼痛。幾不能生者有之。況痧胥有內症所傷將隣于欬者。男子犯此。一似蓄血而血分之治法不同。女子犯此。一似倒經而氣分之治法亦異。蓋痧之為病。種種不一。難以枚舉。今特指其大略。而明其最要者。

須看脉之真假認症之的確然後投劑必當用藥無
虛如痧在肌膚當刮即刮痧在血肉當放即放痧在
腸胃經絡與脾肝腎三陰當藥即藥若痧氣壅行不
散表裏傳變皆周當三法兼用務在救人於將危而
回生於將死余之治此等症隨處救人雖有奇驗竊
恐前人無論難啓後賢因著爲集仍不敢秘以公諸
世庶幾其有以行我心之不忍而亦不爲斯世無所
用之人與

痧脹玉衡書要語

痧分表裏辨

痧之初發。必從外感。感於肌表。人不自知。則入於半表半裏。故胸中作悶。或作嘔吐。而腹痛生焉。此可以刮痧而愈。不愈。用荊芥湯藿香湯之類而選用之。痧感於半表半裏。人不自知。則入於裏。故欲吐不吐。欲瀉不瀉。痧毒衝心。則心胸大痛。痧毒攻腹。則盤腸弔痛。此可以放痧而愈。不愈。用陳皮紫朴湯稜术湯之類而選用之。

痧中於裏。人不自知。則痧氣壅阻。惡毒逆攻心膂。立時發暈。即欲刮痧而痧不起。即欲放痧而扶之不起。必不得放。即扶起放之。而發暈之時。氣血不流。放之亦無紫黑毒血流出。即有些須。亦不能多。略見紫黑血點而已。此痧毒入深。大凶之兆。斯時病家求救甚切。方可用藥。余但審脉辨症。的係風寒暑溼氣血食積痰飲。何因而施治。令其甦醒。氣血流動。然後扶起放痧。漸以調治。如不醒。即擇斗黃丸三香丸救苦丹之類以救之。如此重症。必須醫者慈心大發。立時連

進湯丸方能有救遲則必死

治痧宜看凉熱

痧犯太陽。則頭疼發熱。犯少陽。則耳旁腫脹。寒熱往來。犯陽明。則面目如火。但熱而不寒。犯太陰。則腹痛。犯厥陰。則少腹痛或胸脇痛。犯少陰。則腰痛而背身凉。犯手肺。則咳嗽痰喘微熱。甚則鼻衄。犯手心。則心痛。或心脹。其頭額冷汗如珠。而身或熱或凉。犯手膀胱。則小便溺血。甚則身熱。犯手大腸。則痢下膿血。重則嘔吐身熱。犯手肝。則沉重不能轉側。晡熱內熱。甚

則吐血。犯乎三焦。則熱毒內攻。上則口渴。下則便結。治痧當辨身凉身熱。若身凉者。內熱者。宜攻其裏。表熱者。宜透其肌。

唇舌辨

痧者。急症也。若昏迷不醒。口不能言。其心胸煩悶。一種難過之苦。何以辨之。治宜先觀其唇舌。色黑者凶。色黃者重。色淡紅者較之略輕。若黃色而知內熱。黑色而知熱極。淡紅色。雖熱。用藥不可太冷。又要看有胎無胎。其症始有治法矣。

大小便宜通

痧症危急。大便不通。急宜放痧而攻之。小便不通。宜放痧而分利之。

咽喉治法

痧症危急若犯咽喉。則痰喘如鋸。先放其痧。急用薄荷鼠粘子童便山豆根之類以清之。或兼用冰硼散以吹之。然後餘症。俱從緩治。

治痧當絕其根

痧之為害。治之雖愈。若有未除。即復肆毒。又循遇

身如在表者已刮在中者已放而在內者少有未消一喫米飲或熱湯熱酒痧毒即復由內而攻表遂徧週身如在內者已治在中者已放而在表者未刮即復由外而攻內若表裏俱盡治矣而在中者未放亦復傳徧表裏如此可畏之極真生死所關非雜病所得而比也故治痧當求其根

痧原論

痧症先吐瀉而心腹絞痛者從穢氣痧發者多先心腹絞痛而吐瀉者從暑氣痧發者多心胸昏悶痰涎

膠結。從傷暑伏熱。發者多。徧身腫脹疼痛難忍。四肢不舉。舌強不言。寒氣冰伏過時。鬱為火毒而發痧者多。

治痧當分經絡

腰背巔頂連風府。脹痛難忍。足太陽膀胱經之痧也。兩目紅赤如桃。唇乾鼻燥。腹中絞痛。足陽明胃經之痧也。脇肋腫脹。痛連兩耳。足少陽膽經之痧也。腹脹板痛。不能屈伸。四肢無力。泄瀉不已。足太陰脾經之痧也。心胸吊痛。身重難移。作腫作脹。足厥陰肝經之

痧也。痛連腰脊。小腹脹硬。足少陰腎經之痧也。咳嗽聲啞。氣逆發嗆。手太陰肺經之痧也。半身疼痛。麻木不仁。左足不能屈伸者。手太陽小腸經之痧也。半身脹痛。俛仰俱廢。右足不能屈伸者。手陽明大腸經之痧也。病重沉沉。昏迷不醒。或狂言亂語。不省人事。手少陰心經之痧也。或醒或寐。或獨語一二句。手厥陰心胞絡之痧也。胸腹熱脹。揭去衣被。乾燥無極。手少陽三焦之痧也。

痧與雜症輕重不同

痧與雜症往往相雜[illegible]但當首重治痧兼醫雜症。蓋痧症急而雜症緩也。若胎前產後有痧當並重處治。蓋胎前宜補痧症宜[illegible]。產後宜溫痧症宜凉也。故用藥治痧必須斟酌。

治痧三法

肌膚痧用油鹽刮之。則痧毒不內攻。血肉痧有青紫筋刺之。則痧毒有所洩。腸胃脾肝腎三陰經絡痧治之須辨經絡臟腑。在氣在血則痧之攻內者。可消可散可驅而絕其病根也。

痧前禁忌

痧忌熱湯熱酒粥湯米食諸物。若飲熱湯熱酒粥湯。則輕者必重重者立斃。喫米食諸物。恐結成痧塊。日久變出奇疾。甚難救療。如有幸而食消不殞命者。不可以此為例也。

痧後禁忌

痧症略鬆。胸中覺餓。設或驟進飲食。即復痧脹。立可變重。是必忍耐一二日。為[illegible]乃可萬全

痧脹凶症

痧有心胸高起如饅餅者亦不治背心一點痛者死角弓反張者死。腰腎一點痛者死心胸左右有一點痛者不治脇肋痛者不治四肢腫痛者難治鼻如煙煤者死舌卷囊縮者死環口黧黑者死頭汗如珠喘而不休者死昏迷不醒放痧不出服藥不應者死痧塊大痛服藥不應者死

痧爲百病變症

諸凡百病势極傷人然亦有來即臨危尚可緩延時日而忽然變病遂致傾危不治者何也蓋百病之中

有或因病而感夏月暑熱時行之氣。有或床第不潔。穢惡衝人。而兼之平時伏毒淡藏。一時痧症。均可乘隙竊發。所貴醫者。識痧先治其痧。後理其病。所謂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者。此類是也。

醫家當識痧筋

痧症輕者。脈固如常。重者脈必變異。若醫家但識夫脈。不識痧筋。勢必據脈用藥。而脈已多變。則實病變虛。虛病變實。誠不可恃。若取脈症不合者。認痧筋有無。有則據痧用藥。無則據脈用藥。乃無差誤。故余

論醫家當識痧筋

放痧有十

一在頭頂心百會穴　一在印堂

一在兩太陽穴　一在喉中兩旁

一在舌下兩旁　一在雙乳

一在兩手十指頭　一在兩臂彎

一在兩足十指頭　一在兩腿彎

凡痧有青筋紫筋。或現於數處。或現於一處。必須用鍼刺之。先去其毒血。然後據痧用藥。治其脾肝腎及

腸胃經絡痧萬不失一。

放痧須放盡

嘗見人犯痧症延一放痧者放之。以為放痧之法止於此矣不知放痧之人間有善於放者不善於此亦有善於此者不善於彼。使病家延一放痧之人略知一二。未識其全則血肉之痧有放而未盡者矣苟醫者不識痧筋見其痧之已放而不復用藥。藥不能治及於血肉之分。或痧症復發。痧毒肆攻而輕者變重病家不明其故。歸咎於醫。醫者之名由茲而損豈反

不為放痧之人所誤乎故醫家識痧必須令其放盡

痧有放刮不盡辨

痧毒所發得善放者放之未有不可盡而亦有不盡者何也蓋痧者熱毒也或誤飲熱湯則青筋紫筋反隱而不現即略現青筋紫筋而放之其毒血亦不流併刮痧亦不出熱湯為之害也此當急飲冷水以解之然後可再放而血流再刮而痧出或又有痧毒方發而為食物積滯所阻食積與痧毒凝結於中即放之不盡刮之不出者食物積滯為之害也此當先消

食積而再放刮。或又有痧毒瘀滯。熱極血凝而瘀血不流。阻於胸腹。故放之刮之。有不盡者。此當先散瘀血而後放刮。或又痧毒方發。而兼遇惱怒。氣逆怒氣傷肝。則愈作脹。故痧氣益盛。而放刮俱難盡。此又當先用破氣之藥以順之。而再放刮。如此則痧毒皆可漸消也。

用藥不效

凡病用藥得宜。未有不效。而痧症竟有得宜不效者何也。夫痧者熱毒也。熱毒用藥。宜涼不宜溫。宜消不

宜稀湯劑入口。必須帶冷。冷則直入腸胃。而肌膚血肉之間。雖有良劑。安能得至乎。此治痧者。莫先於刮之放之也。如刮之放之。而肌膚血肉之毒已除。然後將腸胃脾肝腎三陰之毒。用藥以驅之。藥固未有不效者也。然亦有刮之放之而藥有不效者。是非藥不效也。蓋其時雖放。而放之或有未盡。雖刮而刮之或有未到。則是肌膚血肉之毒猶在。故即用藥而藥有不效耳。若刮已到。放已盡。而痧症猶在。則是痧毒惟在腸胃脾肝腎三陰經絡。非藥將何以治之乎。

用藥必效

痧症危極。昏迷不醒。即扶之不起。呼之不應。雖欲刮放而不可刮放。乃更有用藥以救之而能必其效者何也。蓋痧症用藥。必須帶冷。冷雖未能即周於肌膚血肉之間。而昏迷不醒。乃痧之熱毒衝於心膈。故心不能自主而昏迷。若藥帶冷入口。即從心膈間順流而下。則熱毒之氣在心膈間者。隨藥而消。故昏者復明。迷者復醒。即有不醒者。乃食積血痰所阻。若能攻而下之。未有不醒者矣。此余治痧。所以又用藥而必

得其效也。

用藥大法

痧氣壅遏。未有不阻塞於中。故作痛作脹。用荊芥防風之類。從表而散。用青皮陳皮之類。從中而消。用枳實大黄之類。從大便而下。用木通澤瀉之類。從小便而行。用山査蔔子之類。所以治其食之阻。用金銀花紅花之類。所以治其血之壅。用檳榔蓬朮之類。所以治其積之滯也。

痧有實而無虛辨

痧者天地間之厲氣也。入於氣分。則毒中於氣而作腫作脹。入於血分。則毒中於血而爲蓄爲瘀。凡遇食積痰火氣血。卽因之阻滯。結聚而不散。此痧之所以可畏也。故人之壯實者。有痧脹之症。飲熱酒熱湯而變者。固然。卽人之虛弱者。有痧脹之症。飲熱酒熱湯而變者。亦無不然。至如人有雜病。兼犯痧症。是爲雜病變端。而亦畏夫熱酒熱湯。人不知覺。遂遭其禍。則是痧之發。又何論人之虛實乎。夫惟人之實者犯之。固卽以有餘治之。而虛者犯之。亦當以有餘治之。蓋

其有餘者。非有餘於本原。乃有餘於痧毒也。論者以為人之實者。固可以有餘治之。而人之虛者。以有餘治之。則益虛其虛矣。而不知非然也。夫人有痧毒。如家之遇賊寇也。人有虛實。如家之有厚薄也。假若賊寇操戈。已入於室內矣。而乃以家之貧財之薄也。其賊寇可不驅而出之乎。吾見家有賊寇。必先驅之為是。人有痧毒。亦無不先驅之為是也。故痧發不論虛實。驅毒在所當先。溫補必於收後。此痧之所以有實而無虛也。

怪病之謂痧

方書所載。怪病之謂痰。此古人之格言也。是以中風痰厥昏迷不醒。及流痰癱瘓。俱責之痰。然有治痰而痰得其治者。十中一二。有治痰而痰不爲所治者。十有八九。是非痰之不可治也。蓋因其症之凶危。醫者膠於方書之語。咸謂其痰之使然。而中風痰厥昏迷之類。遂有不可名言者矣。若余於中風痰厥昏迷之類。嘗有治痰而得其效矣。詎敢曰一一非痰。然其間。因痧而有是症者。雖今之時氣使然。何乃十有八

凡余切其脈而不洪滑。即有可疑或痧有口渴身熱脈變而為沉遲。或症有不渴身涼脈變而緊數此皆脈症不合。須識其痧。一取青紫筋色而辨之自有確見。若醫者惟執為痰以治之。使成大害。然則古人所謂怪病之謂痰。痰誠有其病之怪而余則有見夫怪病之謂痧。而痧之為怪。更有甚於痰也。則是痧之為害。莫有大於此者。豈可付之不論不議耶。

痧筋不同辨

痧筋有現。有微現。有乍隱乍現。有伏而不現。痧筋之

現者。毒入於血分者多。作隱作現者。毒入於氣分者多。微現者。毒阻於氣分者多。伏而不現者。毒結於血分者多。夫痧筋之現者。人皆知刺而放之矣。其微現者。乃其毒之阻於腸胃。而痧筋不能大顯。故雖刺而無血。即微有血而點滴不流。治療之法。但宜通其腸胃而痧筋自現。然後俟其痧筋之現。刺而放之。若乃痧筋之伏隱作現者。人又皆知俟其現而放之矣。至有伏而不現者。雖欲放而無可放。吾觀善放痧之人。亦未有能識其爲痧者。所以痧症之禍。往往人受其

害而不覺若斯者必從其脈之不合於症而辨之必取其所發之病在緩所見之症候更倏有其甚急者即病與症之不合又可辨其爲痧則痧毒之結聚不散者自可細詳治療之法結於血者散其瘀結於食者消其食而攻之結於痰積者治其痰積而驅之則結散之後痧筋必然復現然後刺而放之其痧可得而理也如是之痧亦有可治若繼余之業者甚勿以其痧症之凶危而棄之與

寒痧辨

痧症之發。未有其寒者矣。而亦有其痧之爲寒。非痧之有眞寒也。蓋因世人知痧之熱。而服大寒之飲以至於是。然寒飲服於犯痧之人。有卽愈者。有不卽愈者。是何以故。夫犯痧症。必其無食無積無血所阻於中。方可服寒飲而得其效。若一有食積血阻於中。而服大寒之飲。則食不消。積不行。血不散。而痧毒反冰伏凝阻於中。未有得寧者矣。嘗見高巖窮谷之中。山路迢遙。行旅感暑熱之氣。往往有一飲山澗之水而卽斃者。是名寒痧。若幸逃放痧之人。及得以識其痧

而救其命。蓋緣痧毒攻心。服寒飲太過而痧毒遂冰寒凝結於心胸。故有即斃者爾。若一遇放痧之人。毒血一行。便無凝滯。此人所以得有其命也。今近處往往有犯痧症。服冷水不愈者。此類是也。故方書所載。服陰陽之水。而不獨取乎井水者。誠有見於此爾。是以久服涼飲之後。痧有未痊者。又當用微溫之藥以施之。余於是集方中。所載三香丸。又有略用附子乾薑之類。均稍冷飲之。誠爲權宜之善劑與。若其方書所云寒痧。謂當即以眞寒治之。而驟多用桂附乾薑

吳茱參芪之類。此誠有悞。不可服也。

放痧不出治法

痧症危急。莫善於先放其痧。乃今更有放痧而血不流者。雖痧筋隱隱。無可如何。故放痧之人。往往遇此便云。凶若余則不然。是其放痧。雖血不流。而亦有可救者。即至昏迷不醒。勢在臨危。若審其無食積血痰阻滯於中。用寶花散冷服。或陰陽水。或泥漿水。或晚蠶沙水。或細辛水。或白沙糖梅水。擇一方而用之。俟其稍醒。然後扶起。再行別法。療治。不如有因血瘀而

放之不出用童便桃仁紅花之類以救之有因飯後便犯痧症多用鹽湯或礬湯冷飲以吐去新食食久痧脹用蔔子山查麥芽之類以消之有積痧阻用檳榔大黃之類以驅之阿魏丸之類以治之或痰血凝結昏迷欲死不省人事用菜油二兩麝香一錢調下立甦此爲良法如是先去食積血痰之阻滯者則痧筋自然復現痧氣自然散行而後可刮即刮可放即放當藥即藥蓋緣痧症初發未攻壞臟腑故耳乃知初起放痧不出凶症未始不可以挽回也醫者甚毋

以其放痧不出昏迷如死見爲凶極而棄之與

放痧數次不愈

痧症愈則即愈不愈須防其有內潰之憂故治痧之法刮之放之宜愈不愈即當用藥以治之至若雜症之兼乎痧也亦宜刮宜放而急宜用藥以治其痧爲要策此治痧者不可一日無治法亦不可一日無治藥也乃今有不用藥而惟恃乎放痧竟有其放痧數次不愈者或乃曰彼無昏迷不醒之重症可無害於事也不知放痧數次不愈則必日甚一日內有伏毒

盤踞臟腑。雖不見有昏迷不醒之事。而痧毒之攻擊於臟腑間者。甚可危也。且放痧何以數次不愈乎。蓋惟人有食積血痰阻滯其毒。故痧雖放而不盡。設有能消除其食積血痰。則痧毒無阻。尚焉有不愈者耶。惟其不用藥。而惟恃乎放痧。故痧毒不盡。勢必攻壞臟腑。醫者慎毋以放痧數次不愈。爲輕症而忽視之與。

數犯痧症

痧症有緊有慢。人多不識。幸邇來南方砭刺。有人略

曉痧症一二。然亦不克逐症詳明。殊可嘆惜。故有云痧當砭刺。刺即救人。有云痧不可刺。刺即多犯。此語一出。遂致誤人不淺。然亦有可辨者。蓋痧症之初犯者。邪氣勝夫元氣。雖人壯實。而不免痧症多犯者。由元氣虛則易感觸夫邪氣。是以有數患痧症之人。或有十日半月一發。或有一月二月一發。常患痧痛。非刮則放。所以有痧不可刺。刺即多犯之說爾。不知痧之易感。必由於胃氣本虛。遂乃數犯乎。當用絕痧方充其胃氣。則痧自斷。又用參芪大補之味以實之。痧

未若不斷者矣。然必痧症已痊之日，全無些須痧毒，然後可服，以絕其根。否則稍有痧氣未除，此等之藥斷不可服。恐其中有甘辛溫熱大補之味，反益助其邪毒爾。

痧脹昏迷與雜症不同

雜症若重，或至昏迷，均可以延時日。獨痧症之昏迷，則有不容少待者，何也？夫雜症昏迷，不過痰氣血湧，或虛極而發暈已也，故可以延時日。至於痧而昏迷不醒，僅是痧氣衝心，猶有可解。若為痧毒所攻，則毒

血一衝。勢必攻壞臟腑。未有少延者矣。故痧脹昏迷不醒者。須防立夾。其毒血與食積痰氣。必結聚心腹胸膈之間。而經絡不轉。氣血不運。雖欲放而血不流。欲刮而痧不顯。此所以救之者。又必急用藥以治之也。其治之之法。惟視其食積痰血氣阻。及暑熱伏熱穢氣之類。以治之。有食消食。有積消積。有痰血氣阻。即散其痰血氣阻。有暑熱伏熱穢氣所觸。即散其暑熱伏熱穢氣。則胸膈一鬆。昏迷自醒。然後驗其紫筋青筋以刺之。而或刮或藥。惟其症之所發。以施其救

人之術與

痧筋原於血中之毒

夫醫首重望聞次貴問切人皆知之矣至於痧而望聞有所未明問切有所未盡醫其可以已乎吾觀世有暗痧而人不識往往多誤則爲不取痧筋以驗之蓋針鋒所刺不過鋒尖微微入肉有痧毒者方有紫黑血流若無痧毒者其鋒尖雖刺無滴全無故痧有痧筋可辨亦如別病之有別症可辨也然則痧筋所現者其青紫之色所原者乃本於血中之有其毒與

夫血中有毒既無可消自宜知放放有不盡則宜刮宜藥審寒凉而權輕重借草木以挽囘危凡以驅夫痧毒之所留滯者而救其大命焉爾奈何有不信痧者徒受夫痧症之實禍而甘心於自斃乎

慢痧必須速治

痧若緊者只在頃刻慢者或期至十日半月而死或期至一月二月而死甚有期至三四月而死此誠痧之慢矣而余謂必須速治者毋乃憂人之太過乎而不知其非也夫痧之致人於死者雖有如是之久而

其痧毒蔓延於腸胃經絡間者。正多凶險之處。即如痧毒滯結於身之或左或右或上或下或裏或中或表。既有若是之滯結者。必不猶然若是之滯結而已也。將且在內者先壞臟腑。在中者先損經絡。在表者先潰肌肉。雖未即斃。而其難治之形。必然先見。若一不治。使成死症。慢痧之可畏也如是。安可以死日之慢而不速爲之蚤治乎。

痧症治要宜明

痧無食積瘀血。而痧氣壅盛者。冷服。痧氣壅阻於食

積而無血瘀者稍冷服痧有毒盛而血瘀者微溫服
痧入於氣分而毒壅者宜刮痧入於血分而毒壅者
宜放痧痛而絞動者痧毒壅阻於食積之氣分也痧
痛而不移者痧毒壅於血分而有瘀也痧發於頭面
上部者痧之毒氣上壅也痧纏於手足下部者痧之
毒血下注也痧有上吐下瀉者痧氣上下衝激也痧
有煩悶氣脹者痧氣壅塞於心膈也痧有惡寒發熱
者痧氣遏抑於肌表也痧有胸膈偏痛者毒血流滯
於經絡也痧有結滯腸胃者食積血瘀為腫為脹也

痧有吐血便血者痧血泛溢而憂潰敗也痧有咳嗽喘急者痧毒壅於氣分而生痰逆也痧有立時悶厥者痧之毒血攻心也痧有手足軟而不能運者痧入於血分而毒注於下部也痧有腰脇俱痛者痧阻於血分而有瘀也痧有偏痛於半身者毒注於半身而瘀血也痧有身重不能轉側者痧之毒血壅瘀而不能轉運也痧有變成腫毒潰爛者毒血凝滯而攻壞肌表也

治痧須先明百病

痧症不與雜症俱發則已若與雜症俱發醫者但能治其痧症不能治其雜症假使雜症有害不幾誤人於死者不在痧症而在雜症乎夫天下有能治百病而不能治痧者余固責其有誤於人矣茲有犯雜症兼痧之疾而業醫治痧者更不能治雜症獨可無責其有誤人之罪乎即如人有勞弱本原不足之症兼犯痧症凶危延一治痧者治之聆其言則云我固善治其痧焉始則用克伐之藥以治其痧脹之極可謂有病則病受之雖甚克伐亦無害於本原矣迨至痧

已散去五六尚存三四則用藥之法雖宜尚重痧症又當顧慮本原惟在略用克伐而不傷本原者爲是若一過用克伐便傷本原豈不有誤於不足之症乎況痧氣散去八九惟是略存一二用藥尤宜保護本原而稍治其痧焉至於痧患悉平惟有本原不足則自應以補益爲先然後可云能治其病而無誤也若不先明於本原不足之症而用藥失宜投劑無法則其誤人之罪其能免乎即此一端可例百病故吾謂治痧須先明百病

刺腿灣痧筋法

腿灣上下有細筋深青色或紫色或深紅色者。肌膚白嫩者方有紫紅色即是痧筋刺之方有紫黑毒血其腿上大筋不可刺刺亦無毒血反令人心煩腿兩邊硬筋上筋不可刺刺之恐令人筋吊若臂灣筋色亦如此辨之其餘非痧見不明白故不具載至如頭頂心一針惟取挑破略見微血以洩痧毒之氣而已不可直刺其指尖刺之太近指甲雖無大害當知令人頭眩若一應刺法不過針鋒微微入肉不必深入。

刮痧法

背脊頸骨上下。及胸前脇肋兩背肩臂痧用銅錢蘸香油刮之。或用刮舌刡子腳蘸香油刮之。頭額腿上痧用棉紗線或麻線蘸香油刮之。大小腹軟肉內痧。用食鹽以手擦之

用鍼說

嘗覽古人遺言東南卑溼之地。利用砭所謂針刺出毒者即用砭之道也但放痧之人俱用鐵針輕者一針即愈重者數刺不痊葢因痧毒入深一經鐵氣恐

不能解余惟以銀針刺之則銀性最良入肉無毒以之治至深之痧毒不尤愈於鐵針乎此余所以刺痧筋者獨有取乎銀針也

痧脹用藥不厭多

凡傷寒雜症所犯止有一症用藥不貴乎多痧症因暴非常變幻百出如犯在氣分有兼痰兼血在血分有兼食兼積或又有兼外感內傷往往皆然不可挑一放用藥治之宜盡慮到不然一有不及其禍不測此所以不厭乎多也

痧脹宜下辨

傷寒食未化。下之太早。反引寒邪入胃。變而爲熱。熱邪固結所食。不能消化。乃成結胸。若痧脹新食。固宜以吐爲先。至所食旣久。驟然痧脹。雖所食消化未盡。下之無害。蓋痧脹非有寒邪入胃。變成熱結之患。但因痧毒在腸胃。則腸胃中肌肉作腫作脹。盤腸絞痛。徧及臟腑。故外宜用刮放以泄毒於表。內可即下以攻毒於裏。則腫脹自當之以潛消。而食積亦因之以通利。原無結胸之可憂也。然痧脹固非傷寒熱結者

此但下之。必須內兼食積。又宜以漸而進。中病即止。

痧後治雜症宜知

痧退後竟治雜症。固所宜然。但痧後餘毒。或尚存些須。按脉而脉已不顯。辨症而症已若清。此時用藥。若即認爲惟是雜症已爾。僅以治雜症之藥治之。設使稍有相犯。吾恐斯人尚不得保其命也。蓋痧後猶痧後。痧後之症。固不可舍痧餘毒而單治雜症。痧後之症。又豈可舍痧餘毒而單治雜症乎。此治痧後雜症。又不可不深慮。而于雜症劑中。更兼解毒活血。乃能

收全功也

當知不信之誤

凡人有病則宜治將痧則宜救乃有犯痧不信夫痧者是其智之所短即其數之所盡也故人有犯乎慢痧猶可纏綿時月而病日深若犯乎緊痧未有不立時凶危而入於痧如此不信眞數盡之人也即告之以痧症之禍而彼仍欣然不覺雖有熱心無益於事故不信之誤人自當知嘗見一士不信痧忽然犯緊痧暗症咽喉疼痛喘急如錐發熱沉重胸中飽悶吹

藥。服藥。喉中益痛。痛連耳際。或時在左。或時移右。痰脹昏迷。凶危之極。始雖盡迷。幸而猶明。痧症急爲放痧。湧出毒血甚多。刮痧徧體俱有。服藥至晚而安。痰脹亦消。喉痛亦止。緣不守痧禁。飲溫酒熱茶。立時復發而終。此真痧毒之爲害也。嗚呼惜哉。更見同時三女。一犯此症。刮痧而愈。一犯此症。放痧而愈。一犯此症。認爲喉鵝。治之而死。信者如此。不信者如彼。痧其可忽也耶。

痧脹玉衡書脈法

痧脈十二經辨

脈芤而浮者。肺痧也。脈芤而散者。心痧也。脈弦長而動者。肝痧也。脈芤大而滑實者。脾痧也。脈沉細而動止不勻者。腎痧也。大腸之痧。類於肺而長。小腸之痧。類於心而細。膽之痧。類於肝而數。胃之痧。類於脾而緊。膀胱之痧。類於腎而浮虛。三焦命門之痧。痧脈必怪異。

痧脈外感內傷辨

傷食之痧。脉多歊動。傷血之痧。脉多芤滑。傷暑之痧。脉多洪滑而疾數。傷風之痧。脉多沉微。穢觸之痧脉多變異不常。傷氣之痧脉多沉伏。或形如雀啄。傷寒溼之痧脉多沉細

痧脉要訣

痧症之脉。與諸症之脉不同。如傷寒傷風。自有傷寒傷風之脉。若傷寒傷風。一兼痧症。其脉必變。病必凶暴。是也。凡遇雜症有痧皆然

治驗

一月成屠兄夫人忽然昏迷沉重痰涎壅盛已三日矣延余往視診脈洪大無倫身不發熱口不乾燥惟不省人事余曰脈症不合此痧脹也刮痧稍醒用沉香鬱金散荆芥湯加山稜蓬朮枳實紫朴砂仁微冷飲之三劑而愈

一沈雲莪年老一子七歲發熱五日狀類傷寒昏迷沉重服傷寒藥病勢益甚將在臨危其脊背彩雲延余往視診其脈形如雀啄怪脈已現不可復救但細按左關指下或時厥厥動搖此暗痧而人

不覺也。幸其年幼。可抱而起。視其腿灣。有紫筋三條。刺之。血流如注。不愈。用阿魏丸。大黃丸。清茶微冷飲之。又用荆芥湯。加山查蔔子梹榔細辛。微冷飲之。連服二頭服。方知人事。次日脈復如常。痧氣退盡。但身熱未痊。乃用傷寒陽明胃經藥三劑而愈。余治痧不及具述。各舉一二為例。以見痧症不可忽也。

余之痧脈要訣。至矣。盡矣。痧症之脈。豈有外於此矣。議者以為余之秘。夫脈而不詳言其脈之所以然者。

止在此也。嗟嗟。人之議余也。以余之論痧脉而脉有未明也。抑思余之刊刻是書也。將以曉天下之人使天下咸識夫痧症之禍也。豈有所秘而不言者乎。但如傷寒自有傷寒之脉。非虛語也。夫冬月正傷寒頭疼惡寒身熱無汗。脉必緊盛。故見夫人迎緊盛之脉。若餘月雖有頭疼惡寒身熱無汗。總名傷寒。脉未有其人迎緊盛者。此冬月所以有正傷寒之脉也。假若冬月有正傷寒之症。不見有正傷寒緊盛之脉。或變而為沉遲。或變而為微細。是脉症之不合也。多矣。而

又取青筋紫筋之色以辨之。則痧症之發可驗而知也。且如傷寒有兩手無脈曰雙伏一手無脈曰單伏必有正汗也。此以汗之將來一時脈伏言之非云時時脈伏而有汗也。若所犯傷寒痧已如是而脈之伏也日日如是。則是脈與脈伏正汗之說不合。獨不可以驗其痧症之因乎。又如傷寒傳經熱症有云氣口緊盛。傷食之驗。若人症犯胸中飽悶宜乎氣口脈緊盛矣。及按其氣口之脈不見緊盛反若空虛是脈症之不合。更可以驗其痧之發矣若更取青紫筋色而

辨其的確以治其痧尚何疑乎即此類推餘症可以盡知。

一　痧脈有似陰症辨

痧毒之氣阻抑於經絡血肉之間。故其脈多沉伏。即有別病兼痧者亦然。如人有傷寒脈沉微無力是直中三陰經之脈也。治以陰症用熱藥有何疑哉。然嘗見有用之而愈者。有用之而不愈者。有用之而愈則人將曰陰症之藥在所宜用。用之而不愈則人又將曰陰症之藥不可驟用。此豈其認脈之不真而治傷寒

之有未嘗與夫亦惟爲傷寒兼痧。痧脉與陰症脉。相似莫辨。故一服溫補熱藥。痧毒變幻而有此惱爾。余嘗臨症治傷寒。按之見有沉微或伏之脉。一似直中三陰經而其外現症候。稍有不合於三陰經症。便取痧筋而驗之。有則爲痧。無則爲陰。庶治之藥或涼或熱。萬不失一。且放痧服藥之後。血肉經絡之分。通而無阻。即按其脉。便不復如前之沉微或伏矣。余然後按脉辨症。用藥以治其傷寒。藥未有不得其效者。至如雜病兼痧。有沉微或伏之脉。亦以此法驗之。誠至

當不易之論也。

痧脉似氣血有餘辨

痧之毒氣衝激於經絡血肉之分。故其脉多洪數。或沉緊。或大而無倫。或洪實有力。種種不一。若症脉稍有不合。便當審其痧筋有無。有則俟其放痧之後。再診其脉之來復何如。以斷其病之寒熱虛實施治。若無。即以其脉斷其寒熱虛實用藥。余嘗治一勞弱吐紅之症。其脉洪實有力。他醫遇此。以爲勞弱吐紅。脉忌洪實兼之症候凶危。謝事而去。余惟見其病勢之

暴而疑之爰覩其腿灣行青筋色先放其痧六脈遂和症候亦平又付散痧消食去積之藥氣血無阻凶暴潛消飲食漸進後用六味地黃丸及十全大補湯服之勞弱不足之症亦愈蓋因其向來病氣俱從痧氣而洩所以一用補藥遂得全效也

方書脈何宜參

凡古人載籍所以垂訓者不知幾經籌畫幾經筆削乃註之於書後人竟以一覽不明便置之高閣毋乃有負古聖賢作書者之心乎余嘗博覽遺言若其有

得於心。固然不忍釋手。即令有疑於已。亦且數四低徊。然後得一夕豁然洞灼。而大悟也。有如方書所載。諸痛脈伏不可診也之句。余嘗疑之。若以爲治病之道。求所以辨明虛實寒熱之法。斟酌輕重緩急之宜。惟脈是恃。若脈伏既不可診。醫者將何以斷其病之屬虛屬實屬寒屬熱之所致。而於用藥之際。更有可輕可重當緩當急之定論乎。詎意古人之所以示我者。固有先得我心而昭然筆之於書也。余是以一再思之。乃知所謂脈伏不可診者。若謂必須求他症以

辨之方有其治法焉爾故余於諸痛脉伏者固推而驗於筋之青者紫者識其爲痧即於諸病不痛而脉伏者亦必推而驗於筋之青者紫者識其爲痧蓋緣痧毒氣壅血阻於經絡間故脉有伏而不現爾若以針刺之血流而氣亦泄毒始無所壅阻而脉乃復其常爾至於痧之重者傷在腸胃三陰針刺有所不到血流有所不盡余惟從夫食積血痰所阻之毒以治之脉且隨藥而復則病有未愈者始可憑脉以用其藥然後思古人之所謂不可診者信乎諸痛脉伏之

不可診也。古人之訊我者。誠有所見也哉

脈貴審於幾先

痧之重者。形之於脈。前言已槪之矣。至如雜病兼痧。始發甚微。疑似莫辨。所謂審脈之道。則又吾筆所難書。吾言所難罄。惟在醫者臨症之際。神明其意於切脈之中。斬截其痧於方發之始。蓋痧之慢者。詎云日久必壞臟腑。損經絡。潰肌表乎。即其輕而又輕者。雖不至驟傷其命。而於雜病之中。一有兼痧。不能審治。其病將纏綿難愈。即愈亦必數數復發。疾苦相連。此

痧之所以可畏當預審之於幾先也

痧脉决生死法

脉微細者生。脉實大急數者重。脉洪大無倫者凶。一部無脉者輕。一手無脉者重。兩手無脉者死。六脉無根。放痧服藥不應者。不治。諸怪脉現。放痧服藥不應者死

此下細述發蒙論所不書。

凡屬暗痧之類。人多不識。誤中其禍。故悉列之於前。庶令人一開帙而注目焉。

下卷痧痛人所易明。故姑置之於後。

暗痧辨

心中悶悶不已。欲食不食。行坐如常。即飲溫熱。不見凶處。更無心腹腰背疼痛之苦。但漸漸憔悴。日甚一日。若不知治。亦成大害。此痧之慢而輕者也。放之即愈。亦有頭痛發熱。心中作脹。類於傷寒。亦有寒熱往來。似瘧非瘧。悶悶不已。亦有咳嗽煩悶。有似傷風。亦有頭面腫脹。兩目如火。亦有四肢紅腫。身體重滯。不能轉側。此痧之慢而重者也。誤喫熱湯熱酒熱物。遂

乃沉重。或昏迷不醒。或痰喘氣急。狂亂見凶。如遇是症。必先審脉辨症的確。果係何因。在表者刮。在中者放。在裏者或丸或散或煎劑。必須連進數服。俟其少安。漸爲調理。

治驗

一余三嬸母寡居。四月間忽然昏迷沉重。不省人事。顏色俱變。漸漸黑色。二弟驥武。次衡延他醫治之。莫識其病。適余至視疾。診之左脉洪大。右脉沉微。余曰此暗痧也。審其腿灣有青筋三條。刺之紫

黑血流如注不醒刮痧亦不醒用沉香鬱金散加砂仁併荊芥湯稍冷服之不醒次日用寶花散薄荷湯加大黃丸微冷服亦不醒至五日復刮痧用三香散加砂仁湯溫下而後醒漸調理乃痊

一余友朱其章一老僕六月發熱沉重昏迷不醒黑胎芒刺舌短狂罵不避親疎其章延余往視診其脉六部俱伏余曰此痧之重極者也彼親中有厲姓善放痧使二人極力扶起從腿灣有青筋處刺之但微有紫黑血點而已痧血不流將入死地

余用寶花散蒺藜散稍冷湯飲之。又用紫蘇厚朴湯微冷服。次日痧退少甦。但身重如石。不能轉側。舌上黑胎芒刺不退。用紅花湯合清凉至寶飲治之。以漸而愈。

一釐庵朱兄一婢。十二歲。六日不食。頭面微腫。余適與于茂生至釐庵宅。即令婢出診脉。異立一消食方。余曰。脉微而腫。殆其痧乎。刺腿彎上一針。紫黑血流不愈。用寶花散稍冷湯飲之。一服而痊。

傷寒兼痧

凡傷寒頭痛寒熱諸症或嘗暑天或觸穢氣或疫癘所感忽犯痧脹是惟認脉看筋辨之先治其痧痧退之後乃治傷寒若悞飲熱湯熱藥慢者猶可緊者立時見凶

治驗

一余甥坦卜文六長子十二歲頭痛身熱無汗他醫皆治其傷寒不應余診之六脉微緩乃知其傷寒兼痧者也刺腿灣青筋三條紫黑毒血湧出甚多不愈用防風勝金湯稍冷服二劑痧退服小柴

胡湯而痊

一車姓者。五月傷寒十四日。忽爾發昏沉重。臥不能轉。延余診之。余曰。此傷寒犯痧。若不先治其痧。余不敢任。不信。延他醫治之。益昏迷不醒。復求余。余曰。痧氣衝心。故昏迷。痧毒入於血分經絡間。故病不能轉側。若先治痧。尚有瘳日。即求余治。先放痧不愈。用寶花散圓紅散及防風勝金湯。俱微冷服。痧退後。治傷寒而痊。

一余次女。四月間頭痛發熱。屬傷寒太陽經症。用

羌活冲和湯加減治之。稍愈。至第四日。原照傷寒治之。不應。更面赤身熱。心胸悶悶不已。六脉洪大無倫。余曰。此傷寒兼犯痧症。當看痧筋刺之。余女不信。至晚。疾益甚。始欲放痧。在左腿灣下。刺青筋一針。流紫黑毒血。餘更有細青筋不甚現。是緣不信多纏綿一日。痧氣纏阻。故痧筋有隱隱者。倘服必勝湯三頭服。稍覺身鬆。未愈。次日指上痧筋復現。刺血九針。服藥未愈。後至夜。右腿灣復現青筋二條。刺出毒血。服圓紅散。乃少安。後又驟進飲食

復發熱面赤用山查蔔子柴胡陳皮之類飲之不應脉仍洪大無倫此因痧毒復發而然刺兩足十指青筋去其毒血用必勝湯稍冷服二劑未已偶飲稍溫茶立刻狂言此痧未盡散因溫飲而復發也用冷井水二碗飲之更冷服藥二劑然後痧氣乃清但病久身虛發暈服參湯而甦後用十全大補湯加減治之調理二月而痊

痧症類傷寒

傷寒集中僅有四症類傷寒至於痧症類傷寒較之

四症。尤為凶暴。而傷寒書內。從未載及。故醫者不識。夫傷寒頭痛惡寒發熱。屬足太陽膀胱經風寒。宜表是寒從肌表而入。故宜發散為先。若痧症頭痛是痧毒之氣。上攻頭面三陽。不因外感寒氣。其惡寒發熱。雖在肌表。是時行之氣所感。由呼吸而入。搏激於肌表之中。作為毒熱。內熱則外寒。故亦惡寒。治宜先刺巔頂。放痧以洩其毒。用藥惟在透竅解毒順氣為主。若誤認傷寒足太陽膀胱經症。用羌活麻黃發表太甚。反助痧毒火邪。益張其燄。勢必惡毒攻衝。作腫作

脹。立時見凶。故痧症與傷寒。其頭痛惡寒發熱雖同。治之當異。要知痧症宜清凉。則痧毒可內解。傷寒宜辛散。則寒氣可外舒。固不可以治痧症者治傷寒。更不可以治傷寒者治痧症也。

治驗

一林管家長子六月。發熱五日。昏迷不醒。余診之。痧似傷寒。而脉沉微無力。實非傷寒症也。刺腿彎下痧筋放紫黑毒血三針。指頭九針。不愈。用阿魏丸併大黃丸凉茶飲之。昏迷遂醒。越兩日身凉乃

痊。

一車文顯次子惡寒發熱十二日昏迷沉重不省人事。適余至鄉。延余診之見其面色紅黑十指頭俱青黑色。六脉洪數。皆曰新婚燕爾。症必屬陰余曰非也。若以陰治。一用溫補熱藥。始道其殃矣。夫脉洪數者痧毒搏激於經絡也。十指青黑者痧之毒血流注也。面色紅黑者。痧毒升發於頭面三陽也。及視腿灣痧筋。若隱若現。放之。微有紫黑血點而已。其父素知痧患。便云此真痧也。奈前因暗痧

莫識數飲熱湯。毒血凝聚於內。放之不出。將何以救之。余用寶花散晚蠶沙湯冷飲之。漸醒。痧筋復現於左腿灣二條。刺出紫黑毒血如注。乃不復如前之昏迷矣。但發熱身重。不能轉側。肩背多痛。用大劑桃仁蘇木烏藥香附白蒺藜末。澤蘭獨活山查。後溫服之。漸能轉運。猶身熱不涼。大便不通。用蔔子麥芽枳實大黃紫朴桃仁溫服。便通熱減。後調補三月而痊。

一方居安內室。正月頭痛惡寒發熱。心胸煩悶。口

渴咽乾。頭汗如雨。痰喘面黑。十指頭俱有黑色。已五日矣。延余診之。氣口脉虛。時或歇指。左手三部洪數無倫。余曰。非痧而有是脉。恐不能生矣。因看痧筋。幸其弟善放痧。見有青筋。曰此真痧也。刺頂心一針。左臂彎一針。右腿彎一針。去毒血已去。不愈。余想其飯後起病。即以礬湯稍冷多服。吐去宿食。煩悶痰喘頭汗俱除。餘症未愈。次日其弟復爲放痧。飲以陰陽水一碗。亦未愈。余用柴胡山查連翹紅花蔔子枳實荊芥花粉。加酒製大黃貳錢。俟微

冷。服二劑大便通而安。迨後十餘日。腹中大痛。口吐涎沫。此又因穢氣所觸而復痧也。令其刮痧少安。用藿香正氣湯稍冷服之。腹痛頓止。後用補中益氣湯十分大補湯調理如舊。

一甦復先惡寒發熱。嘔噦心煩。服他藥。昏迷不醒。或謂陰虛而然。余診之。六脈沉微。手足大熱。唇舌鮮紅。身體重痛。余曰。痧毒衝心。入於血分瘀滯故爾。不信。迺易三醫莫任。復求余治。呼之不應。扶之不起。用晚蠶沙煎湯微冷服。次以寶花散煎砂仁

湯微冷送下。稍醒。然後扶起放痧數十針。未愈用桃仁延胡索蘇木烏藥紅花香附山查一劑。始能轉側。後服小柴胡湯。寒熱俱除。調補兩月而痊。

痧類瘧疾

痧有寒熱往來。類乎瘧疾。或昏迷沉重。或狂言亂語。或痰喘不休。或心胸煩悶。叫喊不止。或嘔噦吐痰。睡臥不安。或大小便結。舌黑生芒。如此重極。脈必變異。不與瘧同。宜細辨之。

治驗

一沈曰堂七月間舌黃痧脉沈脹悶大便不通舌焦胎厚延余治痧左脉浮大而虛右脉沈細而濇思意痧疾見凶脉不應虛且濇視其乳下有青筋刺出紫黑毒血二針令其刮痧不愈用散痧消毒活血之劑加大黃三錢稍冷服之大便通諸症退惟寒熱未已用小柴胡湯治之後用四君子調治而痊

痧疾原症

痧疾卧床往往有因暑熱相侵心中迷悶或時疫之

氣相感兼犯乎痧。瘧因痧變。勢所必至。不可漫以爲瘧而忽視之也。瘧之爲害。尚可延久。痧之爲害。必至傷人。卽令痧之輕者。苟不知治。纏擾於身。不克驟愈。雖或幸愈。數復難痊。自非先治其痧。決難全愈。兼痧之禍。可勝道哉。

治驗

一錢拱宸內室。患瘧。發熱不凉。痰嗽煩悶。口渴不食。余胗之。氣口脉虛。左三部微濇而數。此兼痧之症也。令其放痧。用散痧順氣活血解毒藥。不愈。次

日又放痧。脉始弦數。又如前劑服之。不復煩悶矣。後用柴胡雙解飲三劑。瘧愈。止用消痰順氣藥加童便飲五劑。痰嗽俱痊。

一余三子五月間。患瘧因暴。左脉沉微。右手脉伏。驗有腿彎手臂青筋。刺出紫黑毒血。稍覺胸中爽快。用寶花散。沉香丸。稍冷服之。遂用大黄丸併服。可扶而起。次日復傷食。又患兼痧。因暴益甚。更放痧。因暴始減。用散痧消食順氣解毒藥五劑。稍安。後又傷食發熱。用山查蔔子青皮陳皮厚朴白芥

于四劑。大便不通。加枳實大黃。便通熱減。惟病久虛極。時覺眩暈心跳。夜睡不寧。用棗仁茯神人參黃芪熟地。加熟附子一二片。煎服。夜睡神安。調補四月而痊。

一沈恒生內室。六月間瘧疾。日晡寒熱已八日。忽壯熱不已。昏沉不醒。延余診之。左脉弦數不勻。右脉虛而沉濇。余曰。左不勻。右虛濇。非瘧脉也。殆其爲瘧之變症。非痧而何。刺左臂青筋一針。紫黑毒血流出如花。不愈。服荆芥湯。加藿香萮子紫朴枳

瘀。併化毒丹。微冷飲之。稍醒。次日復刺指頭紫黑血三針。用荆芥湯加枳實大黃微冷飲之。熱退後用三香散運動其氣。調理一月而痊。